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訓義擇言 卷三 四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龐兆棇

禮記訓義擇言卷三

婺源江永撰

檀弓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陳氏云今詳此意但以友義隆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朱文端公云弔也與哉謂哭之非弔之也

按陳氏及文端公說是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按變謂父母大故也喪雖哀痛之極君子猶勉強節哀以順變如三日而食哭踊有節之類所以然者念始之者也經文本意似如此即毀不危身之意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孔疏云拜賓先稽顙而后拜者哀戚之至痛吳氏云至字句絕隱也二字為句

按哀戚之至隱也從孔疏作一句讀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鄭注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

按因奠以素器由生者有哀素之心遂廣言祭祀之禮凡所以備物者皆是致其齊敬之心也不止謂祭器加飾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

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孔疏云袒衣括髮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者孝子哀情之變也

按袒肉袒也喪禮亦左袒以左袂扱於前衿帶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是也括髮者去笄纚以麻括髮而露紒也袒括髮之節在小歛後為父喪小歛至大歛皆括髮為母喪小歛一括髮及奉尸侇於堂拜賓即位而著免也士喪禮袒襲之節初喪時凡三飯含一袒襲小歛一袒襲大歛一袒襲葬時凡四啟

殯一袒襲袒時一袒襲柩行一袒襲変時一袒襲也

○又按愠字上下文無所屬似可疑愠但與喜對

耳何為哀之變疑是袒字之誤此又因袒括髮為

喪服之變而分言之也凡袒皆為哀之變初喪之

袒為飯含變也二斂之袒為斂變也葬時之袒為

舉柩變也又去飾為去美始死笄纚徒跣巳是去

飾至小斂袒而括髮為去飾之甚詳文勢愠似當

為袒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鄭注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

按小宗伯成葬有祭墓之禮下文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則葬時有交神之道神謂后土之神東滙陳氏亦謂當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是也蓋先君體魄託於斯是以不敢純凶然亦惟貴者有此禮大夫以下則不敢輕變服也鄭注謂天子諸侯踰時哀

衰而敬生者非陸氏謂卿大夫以下禮者尤非既夕士禮無弁絰葛之文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吳氏云虞祭猶是喪祭卒哭始於吉祭明日卒哭之次日也變亦易也接相連不間也變而之吉祭即上文所謂以吉祭易喪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即上所謂明日祔於祖父也前言弗忍一日離此言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蓋言卒哭之末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祭必與

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日也聖人制禮之意精矣注疏以變為非常禮之祭未見明據

按孔氏不善玩經文遂生謬解吴氏正之甚善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鄭注期而神之人情程子云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於殯宫則哭於何所張子云古者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宫入於廟國語云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吕氏云禮之祔祭各以其昭穆之班祔於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故謂之祔朱子答陸子壽書云先王制禮本縁人情吉凶之祭其

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概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唯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朱文端公云祔之論不一祔已反於寢練而後遷鄭說也祔藏於廟祭則即祭之呂氏說也大祥祔而遷伊川橫渠之論也練而後祔者殷道夫子

之所善也朱子從禮疏祔於卒哭準程張遷於大祥折衷具有深意而後儒乃以兩祔為疑要知祔而遷者主高曾之祀之宗子也烝嘗再期不舉死者能無恫然卒哭而祔蓋體死者痛念祀典之缺而祔而祭之也至喪事即遠謂不以柩反也若謂主出不得反何以魂帛既出待反虞而埋耶又云既以明日之祔為不忍一日無歸則殷之練而祔忍矣孔子何以善之此別記一説亦疑其非而未能決也周人卒哭之祔蓋祔已反於寢殷人練而祔祔而遷於廟禮家合而較之誤矣孔子善殷非實事

按呂氏謂祔祭即以其主祔藏於祖廟非也假令祔後之主已在祖廟則遷廟時主不出廟考大戴禮諸侯遷廟奉衣服由廟而遷於新廟此廟實為殯宫則

先儒謂祔後主反於殯宮者信矣其不言奉主而言奉衣服者鄭氏謂毀易祖考人神之所不忍是也程子張子考之不詳謂祔即是遷故謂祔當於三年不知祔與遷自是兩事也祔後殯宮有主遷廟篇固可證矣而陳子所謂若無主於殯宮則朝夕哭於何所張子所謂日祭朝夕之饋如親之存亦可見至遷廟先儒有二說朱子斷從三年之說為合於人情愚又以遷廟篇證之亦當是除喪之後其云成廟將遷之

新廟從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非除喪豈可玄服乎事畢後安神之辭云擇日而祭焉此即所謂吉祭也使練而遷廟則練與大祥之間豈可行吉祭乎左氏傳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此亦可見練祥禫之祭皆特祀於主而主不在廟也穀梁傳所謂於練焉壞廟者易檐改塗以示他日將遷於此而遷不於練也喪事即遠有進無退謂柩不反非謂主不反則文端公論之當矣其謂卒哭而祔

蓋體死者痛念祀典之缺而祔祭之恐未必然祔祭
惟祔於同昭穆之祖非同昭穆者不祭則禮意蓋欲
使親死者祔於同班之祖而非為祀典之缺也○又
按殷人殯於祖其在太祖廟乎抑在昭穆同班之廟
乎其詳不可攷矣以意推之殷練而祔亦是行祔祖
之祭若遷廟當在除喪之後也周人殯於寢既葬主
猶在寢故卒哭即行祔祭使其神有所歸殷人殯於
廟不患其無所歸是以練而始行祔祭也祔以主祔

於祖為以神道事之以人情而言期而神之者人之情故孔子善殷殷周異制其原自殯於祖殯於寢已不同殷練而祔與上文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自不相妨文端公疑記者别記一說謂孔子善殷非實事過矣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　吳氏云注疏以遣車一乘及墓而反為二事其解及墓而反辭費而義不明竊詳八字只是一句非二事也一狐裘三十年言其儉於身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言其儉於親大夫遣車五乘所藏多費時久實土晚則反哭遲晏子止用遣車

一乘及墓藏之其禮簡費時
不多賓主早則反哭速也

按吳氏說是下文亦止申言遣車一乘之非禮也

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孔疏

云噫毋者止子張也言我居喪人盡來覘視當更
爲別禮豈得依舊禮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

按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楊升菴別有說言勿謂

此爲我喪遂沾沾焉專之不致敬於賓也疑此說是

舊說文義未安

舞斯愠

按此句疑有誤字或是舞斯蹈對下文辟斯踴或是慍斯戚對上文喜斯陶

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鄱陽洪氏云按嚭乃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

按當從洪氏說改正下文太宰嚭曰亦當作行人儀曰

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吳氏云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暫焉休息言其悵怳不安之甚朱文端公云如不及則速反可也而又息焉者即其反如疑意

按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九字為句以及字為句者非也其義則吳氏得之○又按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者意在迎精而反追之如弗及也其反如疑者意在體魄藏墓遲遲不欲行也此皆哀戚之至意各有主不必以其反如疑釋此章也

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廬陵胡氏云春秋書歸粟識人臣私惠作福文子不佐其君振窮而私為粥不可也死衛君於經傳不見據史鰌勸文子執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欲葬瑕丘恐不能修班制

按胡氏責文子太過矣謚者節取人善觀孔文子可見

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 鄭注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也與之邑厚賢也吳氏云獻公不得於衛之賢君何能親賢厚賢柳莊唯有諫班邑一事可取爾它無事實不見其賢否何如觀獻公與公孫壽餘邑六十豈可謂厚賢也私意而已矣然則柳莊之為公所親厚安知其非以從亡之私愛而然歟

按吳氏說是

萬入去籥 鄭注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呂氏詩記云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氏據公羊以萬舞為干舞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何為獨

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吴氏云按詩言公庭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是萬舞亦用籥也陳氏說見集說

按春秋初獻六羽而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又云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萬中當亦有羽舞則萬為文武二舞之總名者信矣以其為總名也是以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雖習戎備之舞亦得稱萬也東滙陳氏乃泥於習戎備之語引之以駁呂氏誤矣

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按註疏讀則豈不得以為句其母以嘗巧者乎為句其母之母音無吴氏讀得字句絶其母之母亦讀為父母之母謂自快足為得有㞐斂為病上二句責般下二句閔季孫陳氏集説云一説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之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以巳之母試巧而不用禮乎

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求諸心以已度人而知其不可也按此說最優當從之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注曾成十三年曹伯盧卒於師是也盧謚宣言桓聲之誤也

按桓與宣字相似而誤

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鄭注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

按舊說之可疑劉氏論之詳矣劉氏一說云或者忌

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按此說最當當從之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鄭注恃寵虐民非也方氏云子臯所謂順非而澤也朱文端公云子臯豈虐其民意當日所犯無多必從而償之是煦煦之仁也且邑長犯禾而民受償是教民不順也後難繼即孟子日亦不足之意注謂恃寵虐民方愸謂順非而澤何其謬

按為政有體不為小仁子臯將為成宰而民遂為兄衰其所以治民者必有道矣葬妻犯禾或偶過誤或道上迂曲不得已而犯之不償正為得體文端公說當矣但買道而葬後難繼謂即孟子曰亦不足之意愚謂此子臯為民防弊之意盖邑長猶償禾則民有喪皆須買道後將難為繼非謂為政者難遂其欲也

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鄭注君有饋有饋於君孔疏云言臣雖仕未得禄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禄者同嫌其或異故明之也李氏

云立於其朝矣命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所謂仕而未有禄者也饋曰獻使稱寡君賓焉而不臣之也玉府之職曰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長樂陳氏云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

按李氏陳氏說是方氏陸氏吳氏皆從此說而陳氏集說猶存舊說於方說之前非也但玉府職無掌王獻玉之文其本經云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註云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愚謂曲禮獻田宅者操書致亦當是獻未有禄之臣

也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鄭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孔疏云庫門魯之外門也魯三門故至庫門

若天子五門則至皋門若凡諸侯則皋應路也

按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舊說因明堂位有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之文謂唯魯有庫門雉門他國則以皋應路為三門非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既葬而絰不入庫門之外言

君復於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此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為魯記也郊特牲又言繹之於庫門内家語謂孔子為衛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春秋書新作雉門及兩觀謂其設兩觀非禮非譏作雉門也王之郭門曰臯門魯猶不敢僭況諸侯乎太王立臯門應門後遂以為天子之制是以諸侯無此二門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方氏云必於庫門之外以近廟門故也

按庫門之外則外朝也入庫門由東曲折而後及廟門廟去庫門遠矣方氏說非是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吳氏云誓必有會會必有誓二者互相備

按春秋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會聚有不協則盟此云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舉會以該盟也吳氏謂會必有誓非也

喪不慮居為無廟也鄭注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劉氏云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此與毁不危身皆所以防賢者之過

按舊注及方氏吴氏説皆未當而文端公説亦可疑家有災禍竭力防護人情之常何必於喪言之惟劉氏説得之家貧不能奉祭祀是無廟也

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疏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喪亦是禮事但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季子達死生之命自寛慰從吉禮故左袒也方氏

云左爲陽故袒之以變吉吴氏云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爲一句王氏以此爲哀不足蓋誤分一句作兩句讀遂誤解耳

按古者吉凶皆左袒士喪禮含章主人左袒有明文後不言者皆蒙此文也孔氏謂季子自寛慰從吉禮然則凶禮右袒乎誤矣方氏謂左袒變吉者尤謬又按䰟氣無不之欲其隨巳而歸也言訖遂行若導之者然季子之言痛悼之至而吴氏謂聊以自寛慰失其旨矣其論還遶封且號者三辨王氏之失甚當

晉獻文子成室陳氏云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謚如貞惠文子之類

按陳氏說是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鄭注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孔疏云歌謂祭祀時奏樂也

按生則歌死則哭大概言之耳文子成寢室非祭祀之所而注疏以祭祀作樂釋之非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

按此章記者之失劉氏論之詳矣愚謂不唯修容盡

飾之説可疑即二子與君同弔亦可疑君在而二子弔豈不能俟君出而後入乎且入於廐胡為也大夫之廐當不設於寢門之外二子即欲修容何至入於廐乎記者蓋有感於當時之君大夫不以德行尊人而以容飾禮人其識與閽人等有激而言非事實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按此章所記魯因禍亂恐迫而喪禮始變其常杜預

釋春秋傳云諸侯諒闇既葬而除喪者誠謬論矣

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 劉氏云鄭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為貍首

詩非也疑原壤所歌二句即是其首章吴氏云原壤所歌二句葢是古之歌詞非自作此歌也劉氏疑為古貍首之詩其或然乎其詩葢以上句興下句女舊讀如字或云音汝葢是男女親故聚首執手相歡也卷與婘通廣雅云婘好也孔疏之説紕謬陸氏疑為貍首者以有貍首二字也然鄭注射義以所引曾孫侯氏以下八句為貍首詩而劉亦從之則非矣葢貍首二句與齊風之還鄭風之遵大路詩體相類風詩體也曾孫以下八句則與小雅之車攻大雅之行葦詩體相類雅詩體也惡可合為一篇後之讀者詳之騶虞貍首采蘋采蘩其三存者今考在召南則貍首亦當是召南之詩而不可復考矣

按吳氏說甚善劉氏猶疑此二句為章首愚謂二句即是一章其下當有數章今逸矣射節唯取首章騶虞采蘋采蘩亦然蓋一歌之間左右射各發一矢詩句不可多也騶虞三句貍首二句采蘋采蘩皆四句用之射節為宜越草蟲而用采蘩者草蟲詩句多也曾孫侯氏八句咏射之事又見大戴投壺篇仍有下文非射節之詩也女宜為爾汝之汝貍首樂會時執手卷然正是家人相會之時也卷然者惓惓不能已

之意

行并植於晉國鄭注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己吴氏云并植國語作廉直疑是并蓋廉字缺損植蓋直字增多也

按吴氏說是

謀其身不遺其友吴氏云孔疏以士會不見先蔑為遺其友非也此正是謀身不遺友之事蓋晉使先蔑士會迎公子雍於秦既而背之遂敗秦師則晉失信獲罪於秦矣秦若怒晉而怒其使則二人俱不免於罪幸秦穆寛容之倘士會數見先蔑似若有謀秦必生疑於身於友俱有禍會故在秦不見之也及士會還晉若見先蔑秦必疑先蔑與知士會逃歸之情亦將累及先蔑故還晉亦不見之也

按吳氏說甚善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按舊說謂學者教也子柳者仲皮之子其妻者子柳之妻魯人者魯純之人衣衰而繆絰為其舅服也叔仲衍者皮之弟子柳之叔告者告子柳言此非也請繐衰而環絰謂子柳請於衍使其妻繐衰而環絰子

柳使其妻也近時新説謂子柳者魯之賢人叔仲皮嘗從之受學皮之妻亦魯國人知禮於其夫之死衣衰而繆絰皮之弟叔仲衍告其嫂請緦衰而環絰而皮妻荅之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是衣衰繆絰未吾禁也衍不聽退使其妻緦衰而環絰此説較舊説似優然兄弟之妻無服而衍為皮弟其妻為皮著服亦可疑當缺之

禮記訓義擇言卷三

禮記訓義擇言卷四

婺源江永撰

曾子問

卿大夫士從攝主

按攝主即下文大宰喪則攝拜賓喪祭朝則攝政

大祝裨冕 鄭注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

按爵弁雖士服大夫亦得兼之此告子生事重大祝

裨冕豐廟禮輕則祝爵弁服

祝聲三鄭注聲噫歆警神也

按噫歆鄭以漢時警神之聲言之意古亦如此噫者發聲歆者聲之轉取聲不取義疏謂歆享文端公謂如尚饗皆非也此不設飲食何享之有尚饗乃祝詞之末欲神饗之非引聲也後世以咳聲用於吉祭者誠誤

升奠幣於殯東几上鄭注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

按司几筵柏席用萑每敦一几鄭讀柏為椁謂殯之椁壽是人君之禮殯東常有几筵此注似言為明繼體特設几筵者蓋此注不與彼參照又或喪事仍几此告子生特改新之也疏引皇庾熊説斷之以熊為是皇庾為非皆不知引每敦一几以明殯東之有几則熊與孔亦未是既夕禮之下室即殯宫之室朝夕奠常設於此燕養饋羞亦於此孔氏乃謂素几是殯宫朝夕奠之几不在下室豈下室又在殯宫之外乎

鄭解下室如今内室與喪大記之下室異

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鄭注踊襲衰杖成子禮也

按襲衰杖每字為句襲者諸臣襲衰者為子著衰杖

者少師代子執杖也前少師入門奉子以衰實未服

至此始服之象成服以漸也袒襲諸臣之事注并襲

為成子禮是連襲衰為句孔氏因謂踊時子亦袒誤

矣初生之子使之肉袒不近人情皇氏不袒之說是

徹餕而埽即位而哭疏云熊氏以即位而哭謂在冠家即位以文承徹餕而埽之下皇氏

以為即喪家之位非也

按熊氏說是然當云冠家之廟凡聞同宗之喪皆哭於廟有殯乃哭諸側室又按此言即位而哭謂齊衰大功之親在遠地者為位而哭也若在近處自當如皇氏說哭於其家

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

死壻亦如之

按必待已葬而致命者疏謂葬後哀情稍殺始無他事是也其云不得嗣為兄弟者謂因喪故稽遲昬事若非喪則已嗣為兄弟矣此辭正不欲其嫁也非謂令後遂不得嗣為兄弟遽令其改嫁也女氏許諾者許其不改嫁也其辭若云敬聞命矣某之子敢不守禮以須故曰許諾而不敢嫁如壻家諷其改嫁而女氏不敢嫁則當云不許何云許諾乎既已許諾則竟

嫁之矣何又不敢嫁乎注云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是誤讀不得嗣為兄弟之辭而害意者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成昏踐其前之諾也壻家於是取之禮之常也萬一壻家有他故不欲取女氏不能强然後嫁之此又禮之權宜夫子亦舉其或有之事言之正謂女家不得輕嫁也非謂父母死者概弗取概改嫁也女之父母死既葬女家亦以不得嗣為兄弟之辭明其稽遲昏事之故諷壻家不得别

取壻家許諾而弗敢取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成昏女家嫁之常也萬一女家有他故不欲嫁此壻壻家不能强然後别取非是無有不取者也壻别取女家亦必還其幣如出妻者還其器皿之比此亦可知也朱文端公云免而請弗取而後嫁正見未免未請不敢嫁也玩禮也二字聖人之意正教人不得遽嫁謂非有故不得假愆期之說而别嫁别取也此說是矣然猶惑於舊注之說謂壻之辭為女計女之辭為

壻計此古人之厚道不知本文不得嗣為兄弟原非
辭昬之辭如謂此為厚道則女家既已待其三年免
喪矣失時者猶可及時矣乃猶固執前說不取令其
再許嫁再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是失時者愈失時
何其始厚而終薄乎後世有泥壻弗取而后嫁之禮
也之語遭父母喪以絶昬為禮者固為大謬又有欲
圓其說謂壻辭弗取而后嫁之仍是嫁此壻者亦非
文意壻免喪而取有何嫌疑乃故為弗取之辭豈禮

宜如是耶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按齊衰大功之喪女既改服即位而哭殯後自當有見舅姑之禮除喪後成昏但不行同牢之禮亦自有媵御交質衽席於奥入室脱纓之儀黄叔陽譏其不見舅姑同於苟合過矣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按三月廟見稱來婦正與昏禮三月奠菜稱某氏來婦合宜為一事若擇日而祭於禰則士昏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是也適婦主亞獻猶舅姑存時盥饋即是成婦之義非别有牲物致祭其為庶婦若孫婦亦於廟中禮相助奠亦是成婦之義也孔疏不引三月祭行以合於擇日祭禰乃合廟見奠菜祭禰為一事此則孔氏之誤而文端公則分廟見奠菜為二事謂祭行即廟見謂舅姑存者亦有廟見恐謂舅姑存者

但有三月入廟助祭之禮別無廟見祖舅祖姑之禮孫婦見祖廟自是後世俗禮不可以例古人也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先配而後祖祖者告祖廟也謂其先配而後告廟非謂婦廟見也春秋時有娶妻先告廟之禮伯州犂所謂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也賈逵服虔誤解左傳謂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迂謬可笑莊姜翟茀以朝詩人歌之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欲其與夫人

見也豈有三月成昏之禮耶　疏謂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乃可以事神亦不然三月固是一時古人之意蓋欲遲之一時觀其婦之性行和於夫宜於室人克成婦道然後可廟見而祭禰大夫則有反馬之禮前此猶留其送馬不敢自安有出道者則出之未廟見而死者則有殺禮歸葬如下章之云豈止俟天時改哉

日食

按古歷疏無豫推日食之法故有猝遇日食不得終禮之事後言喪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亦是不能豫知其食分也

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

按鄭注周禮以句芒等五人神為五祀此注五祀以為闕中言之皆非也天子而下皆以户竈中霤門行為五祀祭法所言者記人之異說

接祭而已矣鄭注接祭而已不迎尸也

按疏謂迎尸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奥行灌禮畢而後出迎牲於時迎尸於户外行朝踐之禮一是合亨而迎尸入坐於奥行饋孰之禮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是也陳氏節略疏文不細考其說乃云滅略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於奥及迎尸入坐等禮是并祭初之迎尸亦無之更有何節文乎

既殯而祭　既葬而祭

按熊氏謂於是冢宰攝主其説是

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鄭注以其有終身之憂

按此曾子更端之問與上章不連注得其指

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按此以祭明喪祭過時不祭為禮則喪過時不除為非禮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鄭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

吴氏曰誄謂哀死者之辭猶後世祭文哀辭之類 鄭解誄為謚非也如哀公誄孔子何嘗為孔子作謚

按吴氏說是

攝主不厭祭 鄭注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主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

陸氏曰據下文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是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說非是 按少牢祝酌奠下云用薦歲事所以告之爾非陰厭也徹俎設敦几筵納一尊闔牖户所以依神周禮所謂藏其隋者此與非陽厭也庶殤從祖祔食乃有陰厭陽厭即特祭不厭祭

吴氏曰厭者殤祭之名此名不施於正祭鄭注以祭初饗神於奥為陰厭祭未依神於屋漏為陽厭後儒承其誤陸氏破其說之非是者得之不厭祭蓋謂宗子去國庶子攝祭則但祭正統之親不及旁親之

殤與無後者爾

按大戴禮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是凡祭無尸者皆謂之厭後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正謂祭初祭末之厭皆無尸此言攝主不厭祭逆陳殺禮之事正謂祭末之陽厭陸氏必欲破鄭注謂用薦歲事但以告神而非陰厭不知饗神之時俎必陳酒必奠敦必啟祝辭必稱尚饗主人兩再拜稽首豈非欲其饗之乎郊特牲曰直祭祝於主

祭統曰尸亦餕鬼神之餘則此時實為事神之正祭而尸食猶是餕其餘豈徒曰告神而已乎若祭末後復改饌西北隅為陽厭此不知神之所在於彼於此之意陸氏謂是依神既祭畢矣神豈無依欲依神何為復陳尊俎敦乎又謂此周禮之藏其隋夫所謂隋者尸祭菹醢黍稷肺於豆間既祭藏之不欲其褻也若陽厭者取尸所未舉之牲體俎釋三個并未食之黍稷設之豈可以藏隋當之乎吴氏不能詳考諸經

辯正其謬反以其破鄭説為得因謂此不猒祭為不及旁親之殤與無後者是宗子一人有罪而殤與無後者皆因之餒也豈制禮之意乎且上下文皆論正祭之事何暇及旁親之殤與無後者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鄭注祭於家容無廟也

按家者對墓言之祭於家即是祭於廟非謂容無廟也盖宗子若無罪去他國宜以廟從宗子死自有子祭之庶子不得祭惟其有罪居他國廟猶在本國宗

子雖有子不能歸而祭故庶子代祭之若其無廟則是庶人庶人以時薦於寢無牲無尸不成其為祭夫子亦不必言之矣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 鄭注宗子可以稱孝疏云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

按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則是庶人庶人薦而不祭亦不必言之或是孫祭祖得稱孝孫與抑或謂庶子攝祭止於其身庶子之子賤為庶人

則當鬼其祖不復更祭與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

按夫子當稱子游姓名此記人改稱字耳吴氏謂此

下記者所自言未必然

若厭祭亦可乎鄭注厭時無尸

按凡無尸者皆為厭祭初祭末是厭士虞禮有無人

可為尸而祭之者亦是厭也曾子之問原不謂若殤

祭之厭且祭殤之陰厭陽厭下文孔子荅之曾子始

明此處自是指無尸之厭陸氏吴氏皆謂厭為殤祭之名則此句豈可通乎陸氏亦知其難通别為之説曰厭猶禮之有飫也朝獻猶禮之有饗也饋獻猶禮之有食也燕私猶禮之有燕也牽強比類皆無義理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祔當為備聲之誤也

按祔當讀如字曾子之意謂祭祖禰有陰厭陽厭祭殤當特祭不祔於祖禰之旁共享其祭始修一厭祭而已何為有陰厭陽厭乎

文王世子

抗世子法於伯禽

按當成王時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太公為太師必有朝夕納誨之言其左右前後必多疑丞輔弼之人非專恃伯禽以善成王也而使伯禽時與之居處舉世子法以教伯禽即所以教成王成王有過亦即伯禽之過故撻伯禽以感悟之葢救過用威之道不能行之於君臣者可行之父子此周公格君委曲之

苦心故夫子謂之于其身以善其君此事本無可疑即舊注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亦似無病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鄭注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陸氏釋文學户孝反教也下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學舞干戚同

按鄭注及釋文學士之學本讀如字吳氏陳氏謂學皆音效非也

胥鼓南鄭注南南夷之樂也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也此云胥鼓

南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耳

按吴氏説近是若夷樂雖祭祀所不廢非世子學士所急也愚謂南即文王之象舞季札所觀象箾南籥是也故詩曰以籥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鄭注

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疏云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説也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此先言祭與養老乞言别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故知是鄉射等旅酬時合語也

按此皆言學中之事祭謂釋奠釋菜也乞言合語皆養老時之禮也其禮行於登歌清廟之後下管象舞大武之前下經云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分言之君求言於老人為乞言三老五更羣老與君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為合語合言之乞言合語皆謂之語内則謂三王皆有惇史惇史所以記此言語也乞言合語皆有威儀小樂正詔之其言語有篇章辭説大樂正授

數大司成論說之經文前後甚明注疏乃以飲射旅酬之語釋之誤矣鄉射記古者於旅也語葢謂行禮以靜默為敬唯旅酬時以酒相勸乃可言語記者見時人行禮有不當語而語者故云古者於旅也語非謂此時有合語之禮也養老之合語歌後特行之非若旅酬時之笑語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鄭注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媺詔王教國

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新安王氏曰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為講論而詳說之也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鄭注誤

按論說王氏之說是舊注謂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疏謂小樂正既詔以三者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義理於是大司成論量課說之非也大樂正小樂正所教者儀文器數別設大司成一官專講說其義理故下文有侍坐於大司成函丈問答之事此經官名官制不必盡與周禮合鄭以師氏當大司成者固

未必然王氏謂大司成即大司樂亦非也授數論説是二事豈大司業忽又稱為大司成哉司成自是古有其官近世猶有掘地得古器其銘詞稱司成者見朱彝尊集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注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也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謂凶札師旅唯是不合朱子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為合樂國故當為喪紀凶札之類

按當從劉氏朱子說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按鄭注謂養老用其明日三山陳氏譏其誤據後文視學養老同日愚謂因大合樂而養老者宜用其明日合樂養老不能一日行也其特視學養老者同日養老之時歌清廟管象舞大武而不合樂也

凡語於郊者鄭注語謂論說於郊學疏云謂論課學士才能也

按注疏說是吳氏謂合語恐不然

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鄭注曲藝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又語為後復論說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進於衆學者又以其藝為次吳氏曰誓盖戒勵之使勉於學三即上文德與事言也考察三者之中或有其一即進其品等於曲藝之上又以高下為序

按誓字之義吳氏得之三而一有焉舊說為長吳氏說亦兼存之

無介語可也䟽云無介無語於此禮可也朱子曰語即上文合語之語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嚴也

按釋菜時未可語賔東序宜合語當讀無介爲句而語可也自爲句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東滙陳氏曰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教成王是迂曲其事也

按陳說得之舊讀于爲迂是也解爲廣大則非

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疏云成王既無父今若以成王爲世子時則無爲世子之處朱文端公曰周公以成王幼而爲君前此未甞習爲世子法也

按文義舊說似順文端公說亦得爲一義

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按此謂與宗人圖嘉會之朝若燕同姓於寢始入在庭之位如此若每日常朝於路寢同異姓之臣皆在則如燕禮大射禮之位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皆以官不以齒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鄭注外朝路寢門之外庭

按天子治朝之位詳司士諸侯治朝之位無文疏引大射言之或亦當如燕與大射內朝之位也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按宗廟如外朝之位謂亦如外朝之以官不以齒非謂祭與朝同位也同姓無爵者皆以昭穆序於阼階之東南西面北上昭為一行穆為一行同姓之有爵與異姓之有爵者皆以爵序於西階之西南東面北上士初立於門西北面得獻則移而東面北上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鄭注其為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

按斬衰本無精麤此言以其喪服之精麤者據常法本親之五服也陳氏謂衰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非是

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吴氏曰春秋傳諸侯始祖稱太廟羣公稱宮此貴宮謂羣公之廟下宮謂羣公之下者如魯仲子之宮之類宮統言室則宮中之室也後申釋前文但言貴室下室可見宮與室之非二矣鄭注以貴宮貴室為路寢下宮為親廟下室為燕寢親廟貶稱下宮子孫守之路寢反稱貴宮諸父守之是尊已所居而卑祖禰義殊未安盖君出庶子但以族人守宮廟而已若君之所居無容族人守也公宮是總言太廟貴宮下宮五廟共為都宮故總謂之

公宮也

按吴氏說是公族以宗廟為重故分守之若路寢燕寢自有守者

遂發咏焉鄭注發咏謂以樂納之

按以樂納之蓋奏肆夏也以鐘鼓奏之而無辭疏謂發其歌咏非也

既歌而語

按說見前注謂歌備而旅旅而說非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鄭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皆於堂下衆所合學士也東滙陳氏曰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象舞汋非武舞

按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象為文王樂明矣管者匏竹之總名以管奏象舞舞人亦吹籥秉翟而舞仲尼燕居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是也詩序言維清奏象舞者未必然而象必非武王之樂大合衆以事事即奏象舞武之事陳氏謂行養老之事

非是

反養老幼於東序長樂陳氏曰無幼言之者老孤子先王未嘗不無養然非所重特老者而已

按陳氏説是此言終之以仁故無饗孤子言之王氏删幼字非也

禮運

蕢桴而土鼓廬陵胡氏曰蕢草也以草為桴鄭以蕢為凷非也若云聲誤不應明堂位又誤

按胡氏説是疑蕢與蒯通蒯草似菅可為桴土鼓燒

土為鼓即缶也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

按玄酒在室即明水配鬱鬯也以其重古故首言之其在户在堂在下者亦以明水配齊以玄酒配酒非謂室中一設其餘不設也又崔氏謂大祫備五齊三酒禘祭用四齊時祭用醴盎二齊未必然愚疑泛齊最濁用之天地神祇不用之宗廟故諸篇皆無言泛齊者宗廟用鬱鬯無泛齊神祇用泛齊無鬱鬯亦相

變也○疏引崔氏言大祫九獻之儀節未必盡然如
尸坐於堂其時主當在室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
於堂崔謂主亦在尸之右則周禮唯有司巫共匰主
未有言迎主出入者也禮器云設饌於堂為祊乎外
謂薦腥薦爓之饌若既合亨饋孰當陳饌於室行陰
厭崔謂先陳之於堂後乃徙堂上之饌於室豈其然
乎腥其俎以法上古孰其殽以法中古則堂上薦腥
有兩獻薦爓亦當有兩獻薦腥為朝踐薦爓為朝獻

若陰厭之後延尸入室則當食舉未食不當有獻崔所序者無薦燗之兩獻而序五獻六獻於尸食之前又豈其然乎崔又謂大合樂以前謂之接祭曾子問所謂接祭者接猶捷也因有故而疾速以祭非有接祭之名也后再獻之後當賓長獻崔謂於是王可以瑶爵獻卿豈有賓未獻尸而王先獻卿者乎且獻卿

王爵非瑶爵也

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

闕

按五行分布於四時之中土無專位位在夏季中央而亦寄王於四季之月四時之順序由日行之進退而月輔乎日或合或離亦由是以生明生魄焉其大常之數十五日而盈十五日而闕朔虛所不論也三五猶云半月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按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猶下文云五味六和

十二食還相為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言其迭有所主云耳非真一月而易一食一月而易一衣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按六章者天地四方之色左傳謂之六采五色加玄為六章猶之五味加滑為六和此與五聲六律又别是一理鄭氏欲避五色之複取考工記土以黄其象方以下為六章吴氏又以衣裳各六為六章皆非是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鄭注埋牲曰瘞幣帛曰繒

按瘞繒謂埋制幣也若以瘞為埋牲則繒字單舉不辭

禮器

天子之席五重

按司几筵皆三重之席無五重此記人之說異陳氏禮書謂席在筵上皆再重未確

鬼神之祭單席疏云神道異人不假多重

按司几筵祭祀席不單者為尸設席也此為神設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疏云士不問多少共一揖之

按周禮士旁三揖非一揖也以三等士分言之謂上士一揖中士一揖下士一揖則可耳

天子之堂九尺疏云天子堂九尺周法也周氏曰九尺非周制周之上公以九為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為節也

按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是九尺有明文上公雖亦以九為節堂上之制度如山節藻

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之類當有不得而同者不嫌其同九尺也周氏說非是

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

陳氏曰棜雖差異於禁而鄉飲酒亦謂之斯禁蓋天子諸侯之尊有罍有舟謂雷動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有害物之災舟善操之則有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為戒也大夫士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所以無彛酒之過

按司尊彛六尊不言承尊之物似與廢禁之說合然燕與大射諸侯之尊皆有豐注謂豐形似豆卑而大

則又與此不合此亦記人之異說未足為據也若司尊彝六彝皆有舟所謂舟者偶有此名耳不必有深義若曰以此為戒則六彝盛鬱鬯以祼尸豈為神設戒而立此名與司尊彝皆有罍非與皆有舟為對也罍亦尊名所以盛三酒本非皮尊之物而陳氏與舟並論不唯穿鑿且謬誤矣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陳氏曰藻旒或謂之繁露以其象然也漢制天子繅旒前長後短諸臣有前無後非古也

按繁露之名不見經傳唯見汲冢周書王會篇董仲舒著書名繁露蓋以此又按冕旒本有前無後故此經及玉藻郊特牲皆云十二旒不云二十四旒也漢制天子藻旒前長後短鄭氏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邃延之文遂誤耳東方朔明言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後旒將安所取耶陳氏謂前長後短有前無後者皆非古考之亦不詳矣

禮記訓義擇言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訓義擇言卷五六

詳校官侍郎臣謝　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龐兆懋

禮記訓義擇言卷五

婺源江永撰

内則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按此記命士以上父子異宫者事親之禮即後文昧爽而朝之事服玄端而著韠搢笏士之服也若庶人則深衣而已雞初鳴其言其早其實適父母舅姑之

所亦在昧爽之後朱文端公疑其有妨老人之安寢而終歲行之亦恐以煩勞致疾讀者不可以辭害意此亦當知之先儒雖採此文入小學而不能使士庶之家皆通行禮過煩勞者難行也如曲禮所云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言簡而該此則家庭可常行者矣　晨起之事皆詳獨不言頮後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頮是古人不於盥時洗面又必煮淅米汁而頮之此古今人情之不同者

也

纚鄭注云纚韜髮者也孔疏云士冠禮云緇纚長六尺鄭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盧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叠而用之未知孰是盧說為優陸氏德明云黑繒韜髮

按古人不露髮先以六尺之纚韜之而後結之為髻非以纚裹髻也疏謂盧說為優者未確文端公謂纚用布六尺叠之如帶以韜髮四周露其中為髻葢用盧說纚用緇繒非布也

韠東滙陳氏云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

按用韠之意鄭註乾鑿度得之見桓二年左傳疏陳氏此説亦是一義

屨著綦鄭注綦屨繫也孔疏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為行戒未知然否或可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於足也故鄭注士冠禮黑屨青絇云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朱文端公云綦言著謂以綦著屨而繫之也

或云絇非是

按文端公説是陳氏集説因孔疏而誤

衣紳東滙陳氏云玄端綃衣紳之上加紳帶士妻之服

按婦人綃衣不可謂玄端

衿纓長樂陳氏云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許嫁乃纓未笄無所施既嫁夫脫之矣則事舅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東滙陳氏云纓香囊也

按二陳氏說是疑許嫁之纓繫之於首衿纓之纓繫之於身繫首所以示繫屬夫既脫則不復著繫身者所以為飾男女未冠笄及婦事舅姑皆衿之男既冠則不復衿也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朱子曰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為敬非有敬事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袒與裼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裼也

按袒而有衣曰裼袒而無衣直謂之袒射禮言袒不言裼是袒而無衣者也裼又别時之事陳氏分袒裼為二更密凡袒裼皆是出左袖

不嘯不指鄭氏云嘯讀為叱叱嫌有隱使也陳氏説見集説

按陳氏謂叱亦有當發者嘯字讀本字此説是然謂嘯指聲容有異駭人視聽猶未盡當兼鄭氏嫌有隱使之意

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

待

按此皆勿逆父母舅姑之命之事應氏謂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强陳氏謂侯尊者察其不耆不欲而改命皆太拘加之衣服而不欲謂若時已温而尊者猶使加衣衣未垢而尊者欲其易衣之類

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鄭注云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朱文端公云婦出而不明其罪何以服婦之父母不表禮者不表著放出之禮也放出之禮維何告之宗廟告之族黨鄉里曰是不

足以承家放出之無使復不如是者冀其悔而不忍終絶也

按文端公説是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鄭注云婢子所通賤人之子

按檀弓陳乾昔曰使吾二婢子夾我則婢子即婢也父母所愛之婢雖父母没敬之不衰若婢子所生之子則庶子中兼之矣鄭注非是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朱子曰或疑友當為敢項氏曰言舅姑若行使冢婦冢婦毋得以尊自怠而陵辱衆婦令其代已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罵叱之怠也不友

也無禮也三者皆以毋字統之

按當從項氏說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劉氏云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

按劉氏此說似可從而項氏通下三句言之云舅姑若使介婦亦不得恃舅姑之命而傲冢婦故毋敢敵耦不敢竝行竝命竝坐也當從之

不敢竝命鄭注云命使令吳氏云謂冢婦所使令之人介婦不敢使令之

按當從鄭氏吳氏說陳氏謂不敢竝受命於尊不敢

竝出命於君亦可通然亦當主出命言

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按吳氏以賜字為句陳氏以故字為句從陳氏可也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

其次也

孔疏云子弟若有功德被尊者歸遺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

按孔疏是近世萬氏謂子弟指宗子之為子弟輩者

獻其上又指宗子之尊於我者不可從既為大宗子

無論長幼皆尊於族人何分等級其上若不指物而指人則其次説不通矣

稰穛鄭注熟穫曰稰生穫曰穛陸氏曰稰熟穫若今晚稻穛生穫若今早稻故説文云稰糧也穛早熟也

按陸氏説是若未熟而穫則不可食矣吴氏謂稷稻有此二種者亦得之

芝栭

按注疏芝栭是一物賀氏謂芝木椹栭軟棗恐不然芝栭蓋菌類説文蕈桑萸也栭萸似是一字似栗之

柘爾雅名例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鄭注衰老無嬿吳氏曰上文言不敢藏於夫之篋笥蓋謂年未七十者

按詳上下文意蓋謂有妻有妾媵者皆以次進御夫婦年未七十而妾猶未五十則妾御四日妻御一日如是則婦與夫不常同處而有間歇之夕至七十唯夫婦同處而妾皆不御也舊說謂衰老無嬿而吳氏連上文不敢藏於夫之篋笥言之與下文不貫似非

經意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

按此謂三日負子出寢門行射天地四方禮宰設太

牢以接之重適也舊說讀接為捷謂食其母使補虛

強氣固未安王肅杜預謂以禮接夫人亦與接子不

協陳氏謂接見其子固是而見字亦不確見子在三

月之末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鄭注外寢君燕寢也疏云適子謂太子之弟見於外寢庶子則見於

外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與世子之弟同故與適子連文同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知者下文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擯者以其子見是也

按適子庶子皆見於君之燕寢若側室者生子之所君尊當不於此見妾子下言公庶子生就側室謂妾於此生子耳若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自是就君之燕寢而見

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按前言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是衆

子皆君自名此又别記異聞也君所有賜謂君有特恩耳而踈謂偏所愛幸恐開嬖幸之門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鄭注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應氏云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

按當以注疏說為正應氏亦可備一說

男鞶革女鞶絲鄭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長樂陳氏曰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内則男鞶革革帶也左傳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帨許慎服虔杜預皆以鞶為帶特鄭氏以鞶革

為盛帨之囊

按從陳氏說謂鞶為帶可也然幼時之帶當狹小

學書計馬氏曰書文字也文言其形字言其法以其始於一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

按書古人謂之名秦漢以來乃謂之字字即名之變如人之有字也謂孳生無窮為字後人臆說非字之本義

請肄簡諒鄭注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請習信謂習應對之言東滙陳氏云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於長者而習學之一說簡者簡要謂使人習事務從其要不為迂曲煩擾

按幼者不能多授業又慮其不信以欺師故所請所肆欲其簡要而信實則記易堅習易熟而無虛偽以塞責者矣

內而不出孔疏云蘊蓄其德在內不得為人謀慮東滙陳氏云蘊蓄德美於中而不自出以見其能

按從陳氏說

孫友視志東滙陳氏云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尚也

按孫友者謙孫不敢自矜然已有志尚視之於友則友可與切磋或有失則救正之子路曾晳諸人之言

志所謂視志也視示同

二十而嫁

按三十而有室二十而嫁言其極不是過耳早嫁娶者禮固不禁

凡男拜尚左手　凡女拜尚右手

按尚謂以一手覆於彼一手之上

奔則為妾

按不以禮聘為奔聘正妻而媵從之或買妾焉皆奔

則爲妾也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謂貧乏不能備禮者權許之雖爲妻亦若奔也

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鄭注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

按鄭氏謂冕前後皆垂旒非也東方朔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其說在漢儒之先若後旒安所取義禮器郊特牲及此文皆云十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鄭氏

葢因此云前後邃延而誤前後邃延但謂前後之延自延端至冕武皆深邃不謂前後皆有旒也且一旒十二玉十二旒一百四十四玉巳繁重矣若復加十二旒有二百八十八玉其重當數觔恐首不能勝夫子何取乎周冕而服之乎此鄭説之不可不辨者

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東門南門皆為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

按明堂别一制度不與宗廟路寢同制顧命在路寢

有東房西房覲禮在廟有東箱皆非五室之制鄭荅趙商謂成王崩時在西都文武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愚按汲冢周書作雒解云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是洛邑有明堂矣謂西都未作明堂則可謂宗廟路寢如明堂制則不可

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按此五飲以薄厚為次水無味而為諸味之本故上

之槩者酢截䆎米水爲之酒者泲去糟醴則和糟者也酏粥也周禮六飲水槩醴凉醫酏此分醴爲二而無凉醫内則亦無凉醫而有醷濫所記各不同也

史定墨鄭注視兆坼也疏云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從吴氏云墨謂既坼之後以墨塗之坼大者食墨槩然可見坼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坼而已

按周禮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鄭注云致其墨者孰灼之明其兆又占人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墨兆廣也坼兆舋也墨大坼明則逢吉是墨者火灼所裂

之兆非先以墨畫而後灼也兆之體不常安能必其如人所畫如此則卜之能從者鮮矣疏說非是吳氏謂先坼而後墨姑備一說

君子之居恒當戶鄭注鄉明

按曲禮為人子者居不主奧謂父在時若非父在則室中當居奧室中有牖以為明戶不恒開豈恒居之以鄉明冬月風寒當戶而坐亦非謹疾之道此謂君子在堂上恒居東序下當房戶而西鄉也不當戶牖

閒者戶牖前南鄉賓客之位非恒坐之處也房戶恒

闔

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疏云煇光儀也東滙陳氏云煇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煇也吳氏云煇如謂昧爽之際晨光猶熹微有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又顯著

按吳氏說是煇如即詩夜鄉晨庭燎有煇也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注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詘也

或謂之大圭陸氏云珽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二尺六寸王執鎮圭搢大圭以祀天朝日饗先王執冒

搢珽以朝羣臣見諸侯諸侯稱荼大夫不得謂笏為荼故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御笏

按珽非大圭陸氏說是管子有服玉笏以朝日之文固笏之插帶有似於大圭故以大圭為玉笏耳詘對直言謂其形微曲諸侯惟曲其上大夫并曲其下後世笏作彎形正是前詘後詘之制鄭以殺其旁為詘亦非是

登席不由前為躐席鄭注升必由下也陸氏釋文云為於偽反本又如字疏云失節而踐為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東滙陳氏云八字當作一句而為字平聲蓋行禮時人各一席而

相離稍逺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朱文端公云躐踐也謂不踐前席席以前為正也

按釋文為字存兩讀似陳氏之說古人已有之當以於偽反之讀為是此但論一人之席之升法未論數人同坐一席也若同坐一席由後升亦不得由前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疏云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為其汙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解席所以近前之意謂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或云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

按當從前說以齊字為句曲禮所謂食坐盡前也豆

去席尺言設豆去席之法非解所以近前之意

飯飲而俟鄭注飯飲利將食也

按此飲謂將食飲水以利喉飯者飲與食皆可言之

文端公謂飯畢亦飲而俟君飧未確

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按注疏讀斯字為句又以禮已三爵而油油為一句

文勢似有未安或可如王肅說言讀如字二爵而言

謂可以語也言斯禮已謂語必以私也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鄭注居冠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燕居無事者去飾疏云燕居之冠屬武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别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按吉冠内畢冠向武外屈入武内縫之非燕居則冠與武别臨著乃合盖冠卷本為一條有兩端著時以一端貫入前畢合於後畢之内有紐結之然則纓與武亦當别既屬武然後屬纓也若冠卷先作圜形以冠來合之則内畢之制臨時始縫恐制度不如此然

愚猶疑冠與武不可別作冠時無分禮冠居冠皆當縫合之所謂居冠屬武者對下有事然後緌而言謂居冠但結其纓使武與首著而纓短不更垂緌非居冠乃用垂緌之纓也

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鄭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緌當用素

按此蓋尚紫之漸也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又戰國策云齊紫敗素也而價十倍春秋之末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罪而殺

之謂紫衣僭君服也然則紫之奪朱其來有漸夫子所以惡之雖褻服亦不用也

衽當旁鄭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

按深衣之裳用布六幅裁為十二幅四幅正裁為八當裳之前後二幅邪裁為四當裳之旁雖十二幅皆為裳而當旁者名衽餘幅不名衽也鄭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惟衽交裂他幅則皆正

裁孔疏不達鄭㫖誤謂每幅交解之濶頭廣尺二寸向下狹頭廣六寸向上是十二幅皆得名衽何為衽當旁乎且十二幅無正形以聖賢法服反為奇衺不正之服後世深衣裳之誤自孔氏始凡衽者皆以揜裳際得名喪服之衽殺而下左右各二尺五寸疊作燕尾之形屬於衣垂而放之朝祭服亦當然深衣長衣之衽殺而上屬於裳縫之以合前後縫者惟身之左旁深衣篇謂之續衽右旁不可合別有鉤邊屬於

衽漢世謂之曲衽此經末之及也衽有殺下殺上之異故棺上合縫之木名為小要者上半殺而下下半殺而上亦得衽之名鄭注是以小要取名焉謂棺上合縫之衽也疏引皇氏熊氏解鄭注凡衽者以下皇謂殺而下者為喪服熊謂殺而下者朝祭之服各指一隅相兼乃備皆得鄭注之意但失不以小要為棺上合縫木耳而孔氏反駁之謂令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為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

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此又大失鄭注
之意皆由不識衽為在裳旁故也愚別有深衣考誤
一卷詳之○又攷諸經傳言衽者孔子曰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盖中國裳衽縫其左旁以左掩右衽之
不合者在右邊夷服之衽縫其右旁以右掩左衽之
不合者在左邊也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
謂以裳兩角上插於帶也詩采采芣苢薄言袺之薄
言襭之爾雅云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盖芣苢貯

於裳中執其裳之兩角又插之於帶也輈人云終歲御衣衽不敝蓋輈不和則車不安御者裳之兩旁裳掉動而易敝輈和則無此患也左傳清沸魋助長魚矯殺三郤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亦是以裳之兩角結之於帶為鬬訟之狀也凡此皆衽當旁之驗也左傳昭公衰衽如故衰是喪服之衽公羊傳齊侯唁公於野井國髙致糗而昭公以衽受乃是朝服之衽耳○近世又有謂布六幅萬充宗說以三幅正裁為六在裳之

前後以三幅邪裁為六在裳之兩旁而別有衽屬於衣裳之正裁者屬於衣裳之邪裁者屬於衽此說雖稍破孔疏六幅皆交解之謬而以三幅邪裁亦無謂衽當旁即是裳幅之在旁者而謂別有衽屬於衣亦無稽皆由不肯細研鄭注又未通考諸經傳之言衽者耳

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 鄭注振讀為袗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疏云形解袗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在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

按論語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先儒皆謂絺綌外有衣朱子易之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與此處亦不相妨盖燕居時或可絺綌在表入公門必更有朝服在表也表裘外衣謂裘外無裼衣又無上服

襲裘不入公門鄭注衣裘必當裼也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

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耳

按裘外有裼衣裼衣外有上服開前衿袒出左袖露裼衣謂之裼不袒左袖則謂之襲事親以質為敬故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事君以文為敬故襲裘不入公
門言入公門必袒左袖露裼衣也是以下經鄭注云
袒而有衣曰裼聘禮注云凡袒裼者左孔疏謂裼襲
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盖疏已詳於曲禮執玉
條彼疏云掩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
其裼衣謂之裼其説已分明矣但謂裼衣外更有中
衣為襲衣疑不然耳而吴氏不詳考古人左袒之禮
謂直其領而露出裼衣為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為

襲後人大約祖其説未有能通考羣經確依注疏解裼襲者甚矣禮學之難明而易晦也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

按以帛裏布非禮而皮弁之内得有錦衣者程慓也云錦衣非全用錦也蓋中衣之緣耳婦人衣錦褧衣亦然此説是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鄭注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

按熊氏說是疏引皇氏說謂玄衣為玄端非也禮不以帛裏布

服之襲也充美也鄭注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疏云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為敬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君非血屬以文為敬故臣於君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其質略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欲文

質相變故裼襲不同也

按疏說得之後人泥於詩之襢裼暴虎孟子之袒裼裸裎曲禮之勞毋袒謂袒裼皆不敬之容臣於君前豈反以是為敬不知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平居而袒裼則不恭也行禮則不然故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又曰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古人之重裼襲如此凡禮經言裼者左袒而有衣也單言袒者左免衣肉袒也喪禮肉袒

祭禮迎牲割牲養老禮割牲皆肉袒射禮惟君袒朱
襦餘皆肉袒而以拾韜左臂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覲
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謂刑宜施於右臣於君前且有
肉袒之時而又何疑於裼乎古禮不合今人情甚多
如喪祭之肉袒今人必不肯行而古人反以是為敬
又如食飯以手食醬以指脫屨而燕臣見君而解韈
此類豈可以今人之情臆斷其無此事哉

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

與君並用純物也疏云魚須文竹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士竹本象可也者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陳氏曰竹堅有節以魚須飾之界者不敢用純也竹本尤堅故士笏用焉象諸侯所以為笏者也大夫近尊其勢屈士遠尊其勢伸故士飾笏用焉或謂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誤矣陸氏曰竹有節而已大夫則又有文焉士以竹本為正若或用象亦許故曰象可也

按疏以本為本質陳氏以為竹之本當從陳說象可也不言以象文者蒙上文也若純用象恐太僭君陸氏說未必然

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鄭注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

事可以
搢笏也

按笏者朝祭吉服之飾尊界皆用之臣則因之以記事君不於笏記事而亦搢笏可知設笏非専為記事也子事父母亦搢笏以其服玄端也若燕居服深衣當亦不搢笏矣而况於喪服乎小功不説笏盖承上文見於天子與射而言謂臣有輕喪服在君所不説笏也若在家服小功服雖不當事不免豈可以笏施於凶服乎不唯小功而已雖緦麻亦無搢笏之理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鄭注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新安王氏曰大圭其長三尺此言笏其度二尺有六寸則不得為大圭況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乃以考工記大圭之制為笏且記但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首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中博三寸則上下皆殺也下殺便於搢插上殺便於操執而搢之也何謂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杼其下首乎

按王氏說是但當云上殺是便於搢下殺是便於執耳鄭氏之誤不唯以珽笏為大圭而又以此經之殺

釋前經之詘殺者殺其旁詘者曲其身豈可混而一之哉○又按笏者常搢而不執唯有指畫於君前及記事於君前暫出之用畢仍搢之疏中每云執笏盖習於後世執手板之儀而不知其非也

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鄭注圜殺直自韠制天子四角直無圜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上爲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臨川吴氏曰韠之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自上之左右角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之左右角廣二

尺處盡其所裁一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自上之左右角正裁而下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一尺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二尺又就上五寸之下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五寸之上廣二尺處止上下各有五寸皆不斜裁故方大夫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廣二尺就此廣處左右皆斜裁之至上左右角廣一尺處盡其上端之左右及左右之兩邊各剡一寸去其兩角其下端裁方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剡其兩角而巳故圜士之下端左右角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二尺亦就止處斜裁至上端廣一尺處盡如大夫但不剡圜二角葢後直而前方故曰前後正

按吴說詳明鄭注殺四角使之方當亦如吴說孔疏謂以物補飾之使方恐失鄭意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按韠之制上有肩次有頸頸為正身橫度之為廣直度之為博頸五寸者廣五寸也博二寸者直度濶二寸也頸不言長亦如肩之二寸也肩不言廣亦如正身上邊之一尺也

右徵角左宮羽 鄭注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臨川吳氏曰林鐘為徵陰聲之首故居右而角與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鐘為宮陽聲之始故居左而羽與宮近

故以羽配宫無商聲者周樂不用商調也

按吴氏說亦善若以聲調之位言之徵角在兩端者居右宫羽在中間者居左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績結佩而爵韠鄭注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居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於君亦結左朱文端公云注出字對下居字所處謂所到處明非在朝也言不佩玉則佩器可知矣左結右設俱謂事佩世子有代君之嫌不惟不敢言德即事亦未敢謂盡能勝任也居平居不在君前時設佩無不設也若公朝盡去德佩非

所以肅觀瞻故德與事無設而結其左焉設者為朝結者為君也結謂德與事皆結齊亦然

按文端公說與疏異似得鄭注之意注謂結其綬不使鳴謂觿燧之屬不結亦有聲非謂不使玉鳴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注讀拜字句山陰陸氏曰拜賜句

按當從陸氏讀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疏云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

按不裼謂不袒露裼衣即襲也疏說誤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鄭注尊者尚徐

蹈平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徐趨大夫士之徐行也皆與尸行之迹也朱文端公曰君行與尸行皆接武尸尊故與君同大夫以下位愈卑行愈速也

按一舉足為武接武繼武中武皆即已之武迹言之尊者行步狹而徐卑者行步濶而速也文端公說得之舊說謂君大夫士與尸行者誤未入廟尸猶是臣尸或出必乘車君與臣未有與之行於道路者也若在廟中迎尸延尸送尸皆祝之事君不與之行祝之迎送尸也必前導之而行出戶過主人降階及門祝

皆嚮尸儀節詳士虞禮亦不得有繼武中武之行步

立容德鄭注如有予也

按注說未安朱文端公云儼然有德氣象也

盛氣顛實揚休臨川吳氏云休當為煦氣之充於體如陽之蒸煦

按謂氣充實於體揚其休美於外如云充實而有光輝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鄭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之類清江劉氏曰注說是也此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

私臣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楚隆之辭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則稱君者也

按當從劉氏說下文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不得用私人擯也

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臨川吴氏曰周公營洛邑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以會三公之禮見周公而已無周公代王受諸侯朝之禮記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盖是周公制作時定此朝位天子謂王也舊註謂周公攝王位朝諸侯非也

按從吴氏說

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疏云其餘諸侯有皋門應門及路門

按此言魯之庫門雉門擬天子之皋門應門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諸侯不得立也說見檀弓

刮楹達鄉鄭注每室八窻為四達

按每室八窻者明堂之制也廟堂未必如此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新安王氏曰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實為魯公其廟不毀不可援文王為比若武公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豈可比之武世室乎

按王氏說是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壁翣鄭注周又畫繒為翣戴以壁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

按壁翣喪葬之飾豈可施之於樂器此因後文殷之崇牙周之壁翣而誤也壁翣當作樹羽葢以五采羽樹於簨之角非縣於壁翣之下陳氏祥道云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壁翣與簨虡同者為欲使人勿惡也此因誤文而强解耳然則崇牙亦用之何也曰崇牙本旌旗之飾猶虞之綏夏之綢練

吉時旌旗亦用之簨業上刻為牙以縣鐘磬之紘有似於旗上之牙本不為爊若壁翣者周人特設之為障柩之飾記與棺牆蔞重諸物並言皆是凶器吉時王出行節服氏維大常旅賁執戈盾夾車條狼執鞭夾道未見有持壁翣為儀衛者簨上無取於障飾何故以送喪之凶物畫於其上崇牙樹羽頌有明文謂壁翣上垂羽自是後人彌縫之說徒言壁翣何以知其有樹羽記人亦不當如此屬辭也經文有誤先儒

破讀者多矣此句獨未有疑者何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吳氏曰兩四六八漸增其數也方氏曰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吳氏曰簋盛黍稷其盛稻粱名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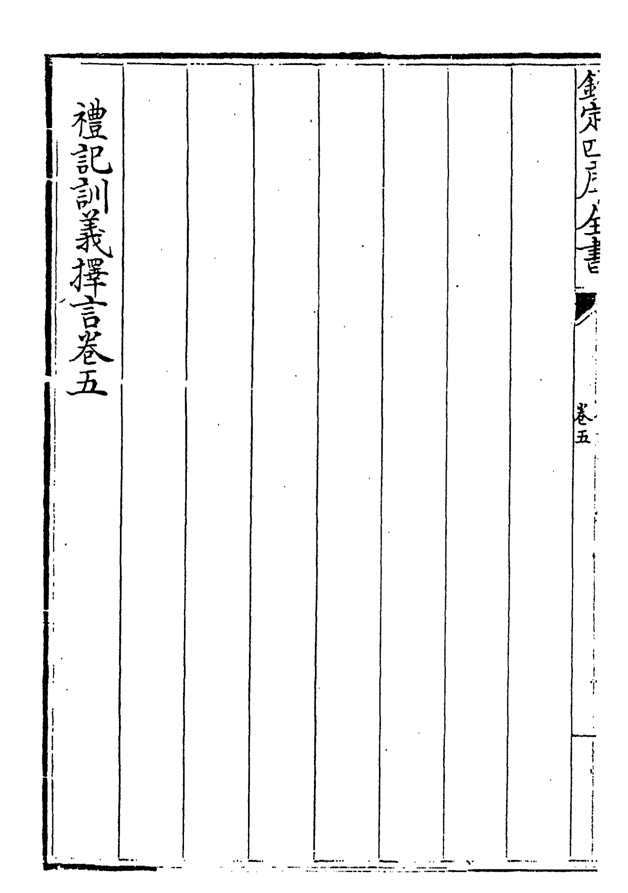
按吳氏說是陸氏言及於數非其實方氏說亦可取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方氏曰虞尚用氣祭首氣之陽也三代各祭其所勝夏尚黑勝赤故祭心殷尚白勝青故祭肝周尚赤勝白故祭肺

按方氏可備一說

周之壁翣鄭注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

按此因前誤文之壁翣合於周頌之樹羽意其亦有垂羽非也



禮記訓義擇言卷五

禮記訓義擇言卷六

婺源江永撰

喪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鄭注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而免朱子云括髮是束髮為髻儀禮注疏以男女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幓頭然所謂幓頭即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髻也呂氏云免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於冠禮謂之闕項冠者必先著此闕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音免

以其與冕弁之冕音相亂故改音問

按免是凶服缺項乃士冠禮所用謂免即缺項擬非其倫且缺項唯著緇布冠用之若著玄冠未聞有缺項内則子事父母縰笄總髦冠緌纓皆詳而不及缺項可知玄冠無缺項也呂氏説未確○又按程大昌泰之有袒免辨以免為免冠愚辨之附録於後辨曰喪服之免舊音問以布為之而程文簡以如字讀之謂凡免皆與冠對免之義但為去冠而非别有一物

名為免也愚以為不然喪服小記云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則免以布為之有明文矣程氏讀此免字亦如字又别為之解云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用布示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蓋應用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然則此免又不為去冠而但謂免其麻括髮是自變其說矣又謂若如鄭氏說讀如問則居母喪者既括髮以麻而以布為免遂當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遽著五

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愚謂為母喪而著免免者奉尸侇於堂之後未成服之前則然既成服自有七升之冠非即以布免為冠加諸齊衰之上也若嫌其同於五世以外之服則未成服之前主人免之時衆主人不辨親疎而皆免豈亦同於五世以外之服乎問喪篇云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既曰為之免以代之則必有一物加於首以代冠不可謂去冠以代冠也又曰免者以何

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既曰不冠者之所服則分明有布以繞髻否則何不直以免冠答問者乎小記謂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正謂虞始變服以免代冠也若曰去冠豈可露首以臨祭乎小記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此亦謂君弔必變服以免代冠也若曰去冠豈可露首以對君乎又免之非免冠攷之奔喪之禮尤可見奔喪篇曰奔母之喪西面哭盡

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於序東凡括髮者必去冠既括髮於堂則首無冠矣而又言免於序東與奔父喪之不免者特異則免必有其物正小記所謂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者也豈可以去冠釋之乎唯曲禮冠毋免之免讀如字謂平時毋露首非可以是概之喪服之免也喪服去飾之甚者為括髮為父為母皆以麻程氏遷就其説謂為母喪括髮以布豈不背禮經乎小記又曰男子冠而婦人

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其文甚明親始死去冠而笄纚於是斬衰婦人則去笄而纚是婦人之去笄猶男子之去冠也齊衰喪既括髮而免婦人則髽婦人之髽猶男子之免髽必有其物則免亦必有其物也使去冠即為免則婦人之髽亦但為去笄乎如謂婦人有髽而男子但去冠豈制服反詳於婦人而略於男子乎今世喪禮雖簡略而五世親盡行弔於族人首必戴白猶古人之免也

使免冠之説行皆露頂以臨喪豈禮也哉程氏又引周禮縣衰冠之式於門以證袒免之無體式此小宗伯之文也而夏官太僕則云縣喪首服之法於宮門鄭注云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纚廣狹長短之數是免髽等自有太僕縣之非無體式也程子引其一遺其一矣

齊衰惡笄以終喪鄭注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按鄭注經文齊衰下當有帶字今注疏及諸本皆無帶字集説但言笄而不及帶皆非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朱文端公云括髮免髽三者名異而制一始死去冠而露笄纚斂訖并笄纚去之故

髮須括括收也收髮使不散也注謂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卻繞於髻麻亦布也以未成布故謂之麻免鬠亦以括髮其制同免則改用已成之布謂之免者以不冠得名鬠亦以麻為之王廷相曰括髮免鬠皆髮在內而以麻與布裹其外男主外故以外物為稱自麻與布言之也女主內故以內物為稱自髮言之也鄭注謂廣一寸馬季長謂廣四寸然取括髮則一寸不足馬說為當愚意濶四寸兩頭漸殺長足自項交前繞於髻又析其末可以結斯三者之制一也男子有括髮又有免婦人止一鬠婦人質不變也

按括髮免鬠文端公說最詳晰疏引皇氏說謂鬠有三種一麻鬠一布鬠一露紒之鬠孔氏考校謂止有二鬠麻布之鬠皆得謂之露紒孔氏說是然則喪服

經云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此總言女子首服有布總箭笄髽三物其實三年不常著髽必俟男免而後婦人髽也髽之制説見檀弓上

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鄭注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

按詳禮意止是尊大夫耳

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鄭注謂婦人恩殺於父母

按婦人為夫斬衰三年為長子齊衰三年皆最重之服故稽顙其餘為父母降服及為舅姑期服皆不稽

類其餘中當亦無舅姑也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孔疏云母子至親義不可絶父若猶在子皆為出母期若父沒後適子係嗣烝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不復為出母服

按孔子雖為父後而為出母施氏服期者閔其無子異於有過而出者也子上之母出子思不使子上喪者別以義裁之也子思為父後得為母服者嫁母非出母也

而立四廟劉氏云此句上有缺文當是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

按劉氏說可從然吴氏遽增諸侯及其大祖一句亦未可

庶子王亦如之劉氏云此一句當在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吴氏云按此說是也慈母妾母庶子立為王者至再世則不復祭其所生之母或有母之子為君者其禮亦如之也謂此王妾别無它子則子之為王者歲時為壇祭之使王族主其祭亦一世而止再世不復祭也

按此說亦可從然亦當缺疑未可輒改經文也

别子為祖繼别為宗朱文端公云自子孫言之為祖自族人言之則為宗為祖即為宗也曰繼别者謂世世繼此别子為大宗也

按經文宗與祖異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鄭注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皆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爾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墠祭之應氏曰殤與無後皆庶子之子也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未有子鄭氏以殤為已之子而繫於父之庶以無後為兄弟而繫於祖之庶蓋以殤唯適可祭今適子之下又有無後者不應更祭故指此為兄弟而言之夫所謂殤與無後包羅其義云爾非謂庶子之子其適與庶皆死也適子或殤而死或無後而死皆從祖而祭於宗子之家謂之祔食特祔焉而又食之非必同祭於祖

按殤與無後者皆謂庶子之子當從應氏說又按注疏親者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曾子問所謂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也從祖祔食謂從祖廟祭之即曾子問所謂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者也非謂因祭祖而以殤祔祭也張子謂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東滙陳氏亦謂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皆非是應氏謂從祖而祭於宗子之家非必同祭於祖亦得之但祔焉而又食之文義

未安耳〇又按鄭注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孔氏所謂
已是父適得立父廟者是也張子謂已為其祖矣無
所祔之然則庶孫又於何處祭其殤子乎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孔疏云此論服之降殺之義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

按孔氏說是吳氏移此文屬於前條上殺下殺旁殺
而親畢矣之下泥於三殺之分配而以親親專屬之
子孫非是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鄭注世子

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為妻故親之也為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應氏曰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而世子上不敢擬於尊者儲副未有君道也

按服問云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此經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對公子降妻之父母而言盖公子厭於父降其妻為大功遂降妻之父母無服若世子之妻為繼體之配異於公子之妻其為妻服齊衰不杖期故妻之父母仍服緦也應氏謂世子不敢

擬於尊者非是天子諸侯所不服者多矣何止妻之父母哉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鄭注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朱文端公云子少則以衰抱之何待大功朋友為之主乎此所言主人之喪者謂寡妻幼子力不能營辦喪祭大功同財朋友亦有通財之義故必為之資助且為之代拜賓非無後攝主比也

按喪必有主以拜賓行祭子幼雖以衰抱之而攝主亦必代之拜虞祔練祥之祭皆須攝主行之若親友

助資財營辦喪祭不論為主與否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税喪已則否鄭注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己己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孔疏云已在他國後生得本國有弟者謂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娶所生之子則為已弟故有弟也王云以為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税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税之也劉知蔡謨等與王同而以弟為衍字

按此經當從王肅之説若但以在他邦之故父税喪而已自若恐非人情計生年弟必在後而言弟者因

昆連及之耳勿泥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按此節本在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之下鄭氏正其誤謂宜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然猶有隨父稅喪之嫌竊疑此句之上當有小功不稅四字即檀弓篇曾子所譏者謂正服小功不稅而降在緦小功者則稅也因錯簡故脫一句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鄭注除喪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要易服

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孔疏云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絰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輕故也

按此經注疏男不變首女不易要所易者男要女首則易服時男女首絰要絰皆麻是為正解此篇麻葛皆兼服之間傳重者特注疏皆謂有葛者誤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鄭注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絰下服之

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山陰陸氏云謂若斬衰卒哭男子變要絰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絰猶是斬衰之麻女子更首絰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絰其要絰猶是斬衰之麻是之謂兼服何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故也下做此鄭氏謂服麻又服葛誤也朱文端公云兼服當從陸氏解所謂易服易輕者是也以後喪之麻易前喪受服之葛而大小之制仍不改乎前是以麻包葛非服麻又服葛也

按前經易服者易輕者注疏男女首要皆有麻無葛正如陸氏之說至此經注則謂服麻又服葛前後牴牾蓋誤解兼服之文耳兼服之者謂男子以後輕喪

之麻帶易前重喪之葛帶女子以後輕喪之麻絰易前重喪之葛絰是以麻而兼葛兼之為言包也亦即閒傳輕者包之意非謂服麻又服葛也鄭又誤解閒傳重者特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既不變則仍麻矣今乃以葛易之何謂不變乎盖重者特謂男麻絰女麻帶特留之不易也若如鄭氏說則男子重首婦人重帶反以後輕喪而易麻為葛不亦悖乎且此經注婦人固自帶其故帶兼服之文主於

男子而閒傳注又謂婦人之帶亦特其葛不變之前後不又牴牾乎陸氏此章正鄭注之誤最有功〇又按此經注疏本作麻葛皆兼服之而儀禮經傳通解及陳氏集說吳氏纂言諸本皆作麻同皆兼服之盖傳寫之誤

大夫不主士之喪朱文端公云此亦可疑假而大夫之外别無親將柰何

按大夫之外别無親其如雜記所謂前後家東西家又無有則里尹主之乎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孔疏云賀氏云若子出時未昬至所為後家方昬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熊氏云夫為本生父母期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

按文端公云熊氏論最當愚謂夫之身有所從生安得謂無恩義賀氏說甚謬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鄭注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令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為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孔疏云異居其别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

雖共居其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為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言有主後為異居謂繼父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然既云皆無主後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為異居也朱文端公云喪有無後無無主無後謂無為之後者無主謂無大功以上親為之喪主今父死有子不得謂無後然子幼不能自為主必大功以上之親為之主如所謂大功者主人之喪是也既無主則雖有後而煢煢無依猶無後也無主無後則祖考之祀絕矣有能撫此孤而存其祀者即魏人所云四孤當為公嫗服而世世祀之別室者也況其母之所適欲不父之而喪之可乎必曰皆無主後者使此繼父有子或無子而有大功之親則無藉此子之服之矣然雖限於制不得為之期而生死肉骨之誼終不可忘喪服所云齊衰三月其為是與疏分異居為三其最謬者以為主後為專指繼父有子不知喪服傳云兩無大功之親

重在子家無主後若繼父有主非不可為服謂不必為服也又云此子有子亦為異居是又誤以後為子之後矣子之有後無後於繼父何與乎至今不同居之說亦大可疑方其幼孤依人為活繼父撫育成立與之同財而祀其祖禰今之有身有家無覆先人之祀者伊誰之力死而路人視之於理安乎記云必嘗同居其非今同居可知蓋成立則必歸家者猶未也必其繼父未能同時而使祀其祖禰反不可謂同居也喪服傳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謂築宗廟於其家註謂築於寢門外非也故凡為繼父服期者皆昔同室而今不同室者也

按此經文端公論之雖詳然猶有未盡也按喪服傳云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

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宗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盖此子若有親者撫育則不必從母適人惟無大功之親是以從母他適賴所適者撫育之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是以與此子同財而又為之築宮廟使之祭祀則繼父之恩深矣如是者如同居繼父服齊衰期若此子賴其撫育而彼自有親者享其財或繼父先未有子而後

生子則此子亦不得分其財是為先同居而後異居其恩淺者服輕為服齊衰三月若初未從母適人則無恩不服矣此條亦約喪服傳之文以釋經必嘗同居則與之適人也若無主後即兩無大功之親也同財而祭其祖禰即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也傳言無大功之親而此約言之曰無主後蓋大功之親可主人之喪也傳舉疏以包親無大功以上之親則無後可知矣適人之子雖為父後而

稱不能主喪又無大功以上親主之則亦若無主後者故以皆概之其實同居異居之别不在巳之主後而在所適者之主後故云有主後者爲異居謂所適者有主後也有主後則不同財而祭其祖禰可知舉有主後可該不同財也疏家泥皆字增出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一義則以辭害意矣假令繼父既與之同財而祭其祖禰又爲之娶婦生子則恩愈深反以巳有子而殺爲齊衰三月於義豈有當乎文端公謂疏

誤以後為子之後誠然謂傳意重在子家無主後疏專指繼父有子者為最謬恐未必然子家無主後頼繼父撫孤而存祀此同居繼父與異居繼父所同也服異居繼父齊衰三月等於已之髙曾祖父正為報其撫孤存祀之恩也所以異於同居繼父者謂不同財而祭其祖禰耳所以不同財而祭其祖禰者謂繼父自有主後耳以此審之兩種繼父恩之淺深豈不係於繼父主後之有無乎經云有主後者為異居言

簡義該而鄭注亦專言繼父有子也文端公又辨昔同居今異居之說亦恐未然所謂昔同居者謂隨母適繼父受其撫育之恩也今異居者繼父自有主後不與之同財而祭其祖禰也記言必嘗同居此亦異居繼父所同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乃盡同居繼父之道否則為昔同而今異者矣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此別于全未嘗同居者耳然謂即與之同財而祭其祖禰也先同而後異者服齊衰三月未嘗

視為路人也文端公論此經猶有未徹者兩種繼父恩之淺深未嘗較論分明其所以為異居者由於不同財所以不同財者由於繼父有主後未嘗推論的確也若鄭注喪服謂築宮於寢門外此語亦未為失此因下文妻不與意其即在繼父家築宮廟耳文端公謂成立則必歸家所謂築宮廟者謂築宮廟於其家此亦太泥倘此子無家可歸終身在繼父家繼父為築宮廟於寢門外豈反不得為同居乎文端公謂

凡為繼父服期者皆昔同室而今不同室者也正與疏注相反愚謂凡為繼父服期者必繼父無主後與之同財而祭其祖禰者也若此子歸家與不歸家非所論也或因繼父有子固不能與異姓之子同財矣萬一繼父甚愛此子令與已子均財此可為同居繼父乎曰以經文有主後者為異居言之雖分財猶為異居繼父也父有子為主後則異姓不可干之如以均財之故而親之是以利言也故異居繼父壹以有

主後為斷蓋以義斷恩也以此益知經語之簡而該

注疏别為三種是未達經旨也○又按自孔疏有已

有子亦為異居之説後世相沿著之禮律將有實為

同居繼父因已有子遂為異居者恩義不明服制乖

違所當改正者也

妾祔於妾祖姑

按此經有妾祖姑又後言祖姑有三人則古者有子

之妾及再嫁之婦其主皆得入廟但不知廟主若何

位置饗神祝辭若何稱謂耳○再考之婦人不立主

其祔廟蓋以其神祔之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云云

疏引庾蔚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此說是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吴氏云慈母謂父命無母之妾子以有子而死之妾爲母者也

妾母謂妾之自有子者也諸侯無適子或立此二種妾之子爲君而其妾別無它子則其子之爲君者歲時爲壇以祭其所生之母使庶公子主其祭然此君祭此妾母止在當身至此君之子則不復祭之矣春秋穀梁傳所謂於子祭於孫止是也朱文端公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若妾母不世祭安得有高祖之妾可祔乎天子諸侯上及祖廟之重亦當使庶子世世主其祭何得自身而止意此妾母或身受

恩慈而未有為子之父命或本無子而非先有後無既受恩慈自當為壇以祭使庶子主之及身而止決非所生之母也

按注疏與吳氏說皆據穀梁傳而文端公即據此記言祔祭者駁之禮家之說雜出自是不能齊一以人情而言庶子為君安能不自祭其母又安能及身而止穀梁傳但據考仲子之宮謂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而魯十二公多為妾子未見皆為其母築宮也雖有此禮乖於人情度亦不能行矣文端公謂妾母

必非所生母此說姑存之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孔疏云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宗不可絶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為子以父無殤義故也既不與殤者為子則不應云為後據已承其處為言應服此殤以兄弟之服東滙陳氏云男子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舉不為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為之後者即為之子以其服服之子為父之服也舊說依凡弟之服服此殤非也其女子已笄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降而從殤服也朱文端公云殤而為之後或疑其服與凡為後者有間故明其服之如常以所後雖是十九歲以下之殤然

當其生時則已冠矣凡男女已冠笄不為殤故可為之後而以其服服之注疏解未當

按當從陳氏及文端公說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鄭注妾子父在厭也孔疏云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山陰陸氏云禫服之細也雖奪之可在父之室謂未娶者也已娶雖同宮猶禫

按禫主於祭陸氏謂服之細非也又謂已娶同宮猶禫亦無據近世字書改禫从衣而廢禫字甚謬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孔疏云一謂此弔異國臣若自弔已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一云自

弔巳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乃弁經山陰陸氏云言必者著諸侯弔無內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弔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經諸侯重衰天子弔服皮弁加環經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按孔疏二說皆可通以前說為正經文不曰君而曰諸侯據異國之君言之也陸氏天子重經諸侯重衰之說未確王之三衰司服有明文豈有弔公卿首著弁經而身不錫衰者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經服問有明文豈有諸侯弔巳臣當事而無經者又所謂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非皮弁也而陸

氏誤以為皮弁豈未讀司服注疏乎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

朱文端公云所養者亦五服之旁親以其尊也故釋已服而養之所謂已喪期大功以下既葬卒哭斬衰既練而後故得為旁親養若未練未葬則使人養而已不親養已所服之喪或養疾者之所不服或疾者有服而已除服故釋服若所養者亦有喪而服則養者不必不喪服即所養者別有喪但彼既喪服養者亦不必不喪服所養者死而為之服其服或輕於已本有之服或同於本有之服或反重於本有之服重則服其服同而已服已變而受亦服其服若同而已服未變或輕於已服則於後死者初成服及當事拜賓服其服不當事拜賓仍服已服故曰遂以主其喪主謂拜賓為主時也不易已

服者謂初入為主也初入者本無服則素服有服則不易服至新死者三日成服則釋本有之服而服其服成服後已服重者亦惟當事拜賓服其服不拜賓仍服已重服若本有之服輕於新服或已變殺則當服後死者之新服惟當已喪變除時服已喪之服

按文端公推說詳盡文理密察權衡精矣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鄭注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方氏云妾祔嫌於隆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焉

按易牲者不敢以卑牲祭女君是隆女君也方氏謂示其殺非也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鄭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尊可以攝之山陰陸氏云若應大夫主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吴氏云陸說於文為順此言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士者位卑不可攝而主其喪唯宗子為士分尊故可以士而攝大夫之喪也

按此經當從陸氏吴氏說攝者以卑無尊之辭又按攝主亦不必死者無主後亦有喪主在外未歸而攝者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鄭注祖姑有三人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姑所生張子云祔葬祔祭只合祔一人譬之人情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

祔以首娶再嫁別為一所可也朱子云程氏祭儀謂凡配只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只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嫁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令人夫婦未必皆合葬再娶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按祖姑有三人則先後娶者皆得入廟祭之古今人

情不異朱子斷從唐會要之説不可易矣祔祭與正祭不同祔為新死者之從其班是以祖姑有三人宜祔於親者正祭則不可但及其親而不配其非所生者也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鄭注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山陰陸氏云祔於其妻即是祔於其祖蓋妻未有不祔於祖姑者也鄭氏謂始來仕無廟者誤矣應氏云此據妻之生死同夫榮辱而

立文注以祔於其妻則為始仕而未有廟亦未必然正使新徙它國而為大夫亦必有廟既不立祖廟豈敢為妻立廟乎

按祔於其妻皆謂夫為其妻行祔祭之禮也而䟽謂其夫不為大夫而死誤矣鄭注謂始來仕無廟方氏應氏正其失亦是○又按鄭注不易牲者以士牲是也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死而以士禮葬則其生存宜以士禮為其妻行祔祭士則猶有禰廟祭祖父而其妻得於禰廟祔祖姑矣

又按注謂無廟者不祔然則庶人無廟將不行祔祭乎竊意庶人無廟而薦於寢寢亦有祖考之靈存焉男子當於寢祔祖婦人當於寢祔祖姑又妾祔妾祖姑妾祖姑無廟先儒有為壇而祔之説見雜記疏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鄭注不報虞謂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也山陰陸氏曰既葬而不報虞此言過期而葬也蓋葬曰虞如期而葬則如期虞也不及時而葬渴葬也過時而葬慢葬也故禮使報其虞以責子道朱文端公云檀弓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葬已踰期矣而又後其虞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先王教孝當

不如是此記所云或葬後有故而不及虞或葬先母虞待父也

按鄭注有故不得疾虞其說不可易文端公又兼父母之喪偕者言之尤備陸氏說失之

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經即位成踊孔疏云奔母之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

按奔母喪初時括髮有奔喪正篇可攷又此記篇首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亦可參見然不言初至時

括髮但據又哭時云不括髮亦記者失之不若奔喪篇之詳備也

禮記訓義擇言卷六